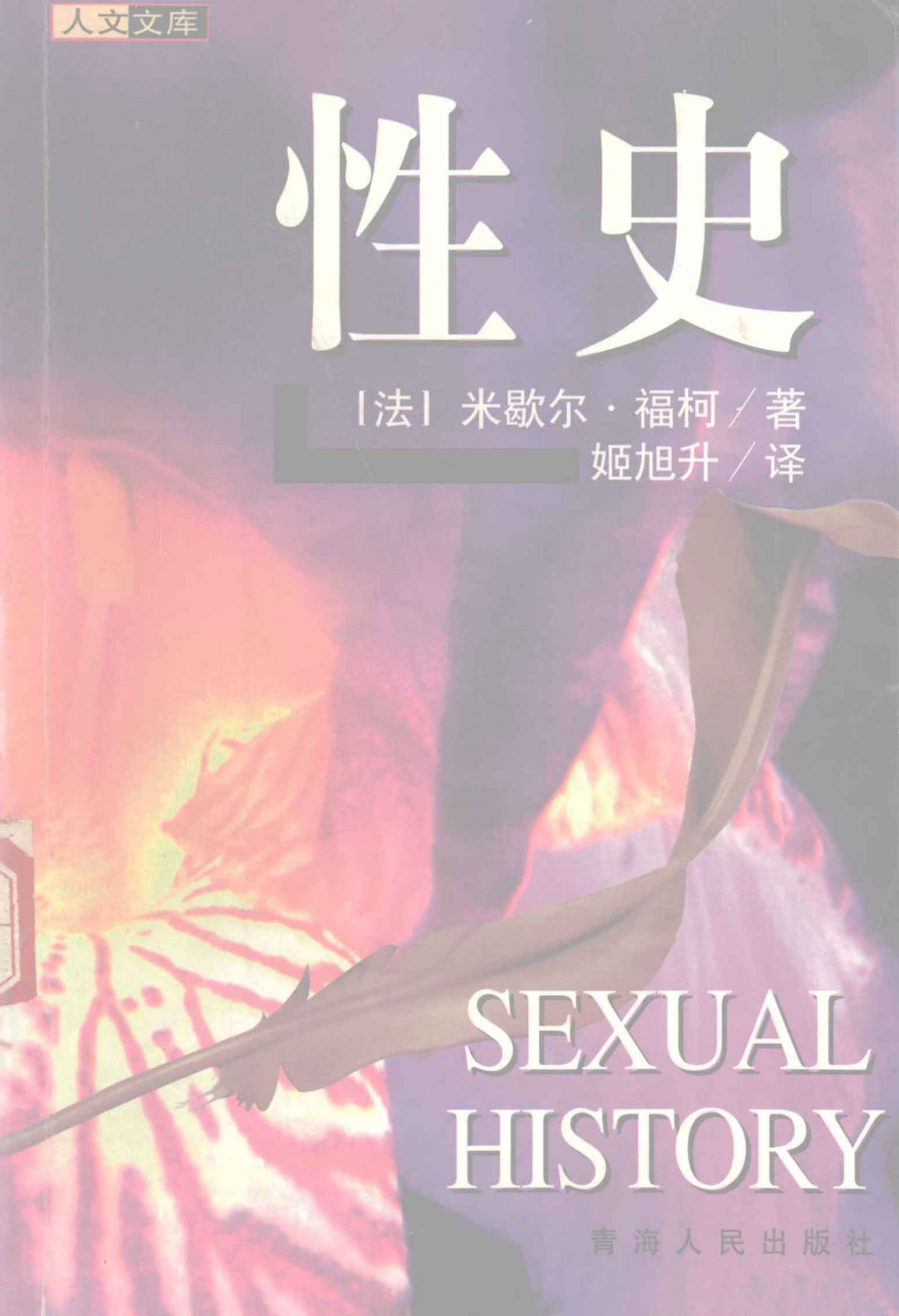


人文文库

# 性史

[法] 米歇尔·福柯 / 著  
姬旭升 / 译



SEXUAL  
HISTORY

青海人民出版社

# 性史

[法] 米歇尔·福柯 / 著  
姬旭升 / 译



SEXUAL  
HISTORY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史/(法)福柯著;姬旭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

ISBN 7-225-01633-4

I. 性… II. ①福… ②姬… III. 性-文化-历史 IV.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680 号

责任编辑:黑川

---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60 千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7-225-01633-4/C·25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第一卷 认知的意愿

第一部 我们“另一种维多利亚人” .....	( 3 )
第二部 压抑假说 .....	(13)
第一章 谈性的鼓动 .....	(13)
第二章 性反常思想的灌输 .....	(32)
第三部 性科学 .....	(45)
第四部 性的展布 .....	(66)
第一章 目的 .....	(70)
第二章 方法 .....	(80)
第三章 范围 .....	(90)
第四章 阶段划分 .....	(101)
第五部 生杀大权 .....	(116)

## 第二卷 快感的享用

导 论 .....	(141)
-----------	-------

第一章	变异	(141)
第二章	置疑的形式	(152)
第三章	道德的自我修养	(162)
第一部	对快感的道德置疑	(169)
第一章	性欲与性行为	(172)
第二章	享用法	(188)
第三章	控制	(198)
第四章	自由与真理	(214)
第二部	养生法	(231)
第一章	一般养生法	(233)
第二章	快感的养生学	(243)
第三章	冒险与危险	(251)
第四章	行为、消耗与死亡	(259)
第三部	经济学	(274)
第一章	婚姻的智慧	(274)
第二章	伊斯可马可斯的家政	(283)
第三章	节欲的三个方针	(297)
第四部	性爱论	(315)
第一章	一种成问题的关系	(315)
第二章	男童的荣誉	(332)
第三章	快感的对象	(343)
第五部	真正的爱情	(354)
结    论		(373)

第一卷

认知的意愿



---

## 第一部

# 我们“另一种维多利亚人”

---

很久以来，我们维持着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人生规范，甚至直到今天仍受到这种规范的支配。因此，关于性我们压抑克制、羞于言说、虚伪不堪，这些又被看作是品行高尚而倍受崇尚。

17世纪初叶，人们似乎还能经常见到一些坦率的行为。性行为并不需要多加保密；人们谈论它并无多少禁忌，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私通之类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与19世纪相比，对下流、猥亵和淫秽的行为禁忌相当宽松。在那个时代，人们举止坦然率直，言谈毫无忸怩，越轨行为也是明目张胆。那时可以随意展示人体器官和交合演示，成年人边看边谈笑风生，早熟懂事的孩子们也夹杂在成年人中；那是“自我展示”人体的时代。

但没过多久，薄暮便笼罩在这艳阳之天上，随之而来的便是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单调乏味的黑夜。性被小心翼翼地隐秘起来，移至屋里。婚姻家庭将之禁锢起来，使它仅仅起到严肃的繁殖作用。只要一谈到性，回避沉默便成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合法的、能生育的夫妻定下了这种法规。他们将之作为规范，坚决予以实施，极力掩盖真相，在隐秘的原则之下独享



性的权利。只有一种性行为场所得从社会到每个家庭的承认,但它是一种功利性的繁殖的场所:父母的卧室。其余的性行为只能模糊含混,举止文雅,以避免与异体接触,谈吐干净以纯洁语言。纯洁的行为包含着变态的痕迹;如果性行为过于暴露,它就会受到非议和指责,并为此受到惩罚。

性行为如果不是出于生育繁衍的需要,没有纳入生殖繁衍的秩序,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承认和保护,也别想得到发言的机会。它只能受排挤,被否定,默默消失。它不仅不存在,而且没有生存的权利,只要稍一露头,就将被迫消声匿迹——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论都会遇到这种遭遇。例如,众所周知,孩子没有性欲,因此就禁止他们谈性;而当孩子们表示出性欲时,人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意回避和予以禁止。以上这些便是压抑的特征,它区别于用法律维持的禁令:压抑不仅起到使之消声匿迹的作用,而且也起到肯定性不存在的作用,还暗示和承认,这类事没什么可说,没什么可看,没什么可知。这便是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与逻辑的荒唐可笑。当然,它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融通。如果真有必要让非法性行为占据一块地方,那么就让它们到别处去演那些荒唐剧吧,到它们能够重新复合的地方去,如果不回到繁殖的环节里,那就让它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妓院和精神病院便是容忍非法性行为的场所:妓女、嫖客、男妓,再加上精神病医生和其他歇斯底里症患者——正如斯蒂芬·马库斯所说的,“另一种维多利亚人”——似乎已经暗中将不可言说的肉体上的快感转换成能够被衡量的事物序列。这些经过默认的语言与行为,可按现行的转换率进行交易。只有在这些地方,性才能不受约束地享受(被安全隔离的情形下)实现的形式;因而人们只能在暗中隐秘地,

有节制地,符合道德规范地进行。在其他任何地方,现代清教主义都强行实施着它的禁忌、非存在、缄默三条戒律。

在那漫长的两个世纪中,性的历史首先必须被视为压抑越来越严重的编年史。那么,我们自己有没有从中解放出来呢?据说,我们解放的程度很小。也许,弗洛伊德取得了一点进步;但是,在研究上如此小心翼翼,在医学上如此谨小慎微,在科学上确保无害,还有如此众多的预防措施,以求一切在控制之中,在那些最为安全、最无关碍的地方,在卧榻和言语之间,不必忧虑性的“泛滥”;但在枕席之上的却是另一种悄声细语。然而,这类事会不会出现其他情形呢?我们知道,如果从古典时代起压抑便是权力、知识和性三者之间的基本环节,那么我们就推断出:除非付出惨重的代价,否则我们无法获得解放;要么就得违法乱纪、解除禁忌、畅所欲言、重新确认快感在现实中的地位、建立一整套新的权力机制不可。这是因为,最微弱的真理之光也要受到政治的制约。因此,人们决不能期待从医学实践中获得预期的结果,更不能寄希望于理论的研讨,不管这种理论如何严密都无济于事。于是,人们又指责弗洛伊德向传统妥协,心理分析只起规范化的功能,指摘其激烈之中隐藏着明显怯懦,指摘其性“科学”所确保的一切人格整合效果和性学的虚幻实践。

这种关于现代性压抑的理论自有成立的道理,这毫无疑问,得归功于立论的容易。一种严肃的历史和政治的庇护保全了它。通过把性压抑的时代确定在17世纪,即有了千百年广阔的开放和充分的表达自由之后,从而恰好使性史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吻合:它成为资产阶级秩序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卑微地位的性及其充满劫难的编年史转变成生殖

模式的礼仪演变史；它的细微末节正在人们眼前逐渐消失。于是从这一事实引出这样一种解释原则：如果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抑，那么这是因为性与一般紧张的工作规则格格不入。在劳动力遭受系统利用的时代，除为了使这种劳动力能得以繁衍再生而最低限度地性行为之外，怎么还能允许浪费这种精力去寻欢作乐呢？一方面，性及其影响也许并不那么容易辨认；另一方面，这样建构起来的性压抑却很容易被分析。而且，性的动机——追求性的自由，也追求获得性的知识以及谈论性的权利——变得与政治动机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性也被放到未来的议事日程表上。人们也许会怀疑，为了使性的历史有这么一种令人难忘的起源，采取如此众多的预防措施，是否也会带有同样陈旧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仿佛在这种理论能够被表达或接受之前，弄清那些相互关系是必要的。

然而，也许我们用压抑去界定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种使人满意的原因：某种被称为言者利益的东西。如果性受到了压抑，也就是说遭到禁止，受到否定，并被剥夺言说的权利，那么只要你谈论性这一点就显然是故意违法乱纪。用这种言论对性发表意见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置身于权力的势力之外，他颠覆现存的法律，仿佛在期待自由的到来。今天人们谈论性总是如此严肃，原因就在于此。19世纪时的人口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迫不得已谈性时，他们认为在让他们的读者阅读如此卑琐粗俗的东西时，有必要请求得到他们的原谅。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不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性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向现存的权力挑战，我们的语气表明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搞颠覆活动，我们拚命地驱逐现在，召唤着新时期的到来，我们相信自己正在

作出的努力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些带有反叛气息,带有自由之光,带有崭新法律的时代即将来临的东西,都悄悄地溜进了这种性压抑的理论之中。预言的某些古老功能在这里重新活跃起来。明天,性将重新好转起来,因为性压抑已经得到证实,人们能够小心谨慎地促使两种概念和平共处:革命和幸福;或者说革命与一种绝然不同的肉体,一种更新更美的肉体;或者确切说,是革命和肉体上的享受;而我们大多数人因为害怕被人讥笑或者害怕历史的严酷,而不敢将两者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热衷于用压抑这种词汇来谈论性,毫无疑问,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抗现存权力,说出真相,预告福音,将启蒙、解放、多种快感联成一体的机会;一种新理论宣告诞生,这种理论将把对知识的追求,对改变律法的决心,和对建立现世快乐的欲望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也许它还解释了市场价值的根源:它不仅源于对性压抑所作出的议论,而且也基于那些试图消除压抑所带来的影响的人们获得了人们的注意这种事实。毕竟我们的文化是唯一雇用官员来听取人们传播他们乱七八糟的性秘密的文化;好像谈性的冲动和希望通过谈性激起的兴趣,已远远超出了性被人听闻的各种可能性,因此需要专门雇人来倾听。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是这种经济因素,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性和真理的揭示、全部律法的颠覆、新纪元到来的宣言、某种幸福的预告联系在一起。今天,性已被用来维持古老的布道形式,在西方这种布道方式是如此的司空见惯和重要。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种大规模的关于性的说教横扫了我们各个社会角落,这种说教有着它思想敏锐的神学家和深得众人赞赏的论调;它抨击

了陈旧,鞭挞了虚伪,赞美了率直与真实权利;使人们梦想有一个新世界。这不禁使人们想到了方济各教派。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里,长期伴随变革运动的激情和虔诚的宗教信仰怎么会被大规模地延伸到性的领域。

因而,关于性压抑的观念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确认性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时代遭受到空前的迫害这一概念,正好与揭示性的真相、摆正性在现实中的位置、推翻制约性的法规,改变性的未来的语题相联系。对压抑的确认与传道的形式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加强。认为性没有受到压抑,或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以压抑为特征,那就会陷入无益的似是而非的悖论之中。它不仅与广为接受的常理相抵触,而且也违背整个秩序,违背作为基础的各种“利益”。

这是在以下文中展开一系列历史分析的出发点。这一卷是全书的导言,同时也是一个初步的概览;这一卷将概述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并概括了某些理论问题。简单地说,我的目的在于研究一个社会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大声谴责其虚伪性的问题,这个社会不厌其烦地谈论它自己对性的沉默,煞费苦心地将叙述它没有吐露的东西,谴责它所行使的权力,许诺要把自己从使这个社会能得以运行的法规中解放出来。我不仅要探讨这些话语,而且也将研究维持这些话语的意志,以及策略意图。我想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用如此强烈的激情、如此巨大的愤怒反对我们不久的过去,反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反对我们自身,说我们受到压抑呢?我们凭什么肯定性被否定了呢?是什么东西导致我们确信说性是被我们隐藏起来的東西,说性是被我们压制不许言说的东西呢?而且在做这些的过程中,我们用

最明确的词语来表达,试图把它置于赤裸裸的现实中加以揭示,将在它的权力和它的效果的实证中确认它。提出性为什么长期以来与罪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关于这种联系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还须小心谨慎,避免用笼统、草率的方式断言性已被“判入罪愆”。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因曾经把性视为罪愆而如负重担呢?就我们自己的性而言,是什么导致我们“失了足”呢?我们这个文明一直没有停止滥用它的权力,告诉自己一直对性犯下了罪过,这样怎么还能成为一种文明呢?人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一面宣称要把我们从性的罪恶本质中解放出来,一面又指责我们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正是这种错误认为性的本质应该受到谴责,认为性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应该说,如果今天有这么多人认为存在着性压抑,那么理由就在于从历史上看这种压抑是明显存在的。人们如此多地谈论性压抑,如此长久地谈论性,这是因为性压抑根深蒂固,理由充足,已成为固定的说法,它对性的压迫如此沉重,以致为了摆脱性压抑,我们需要再进行一系列口诛笔伐;这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毫无疑问,摆脱的时间可能更会长久,其原因在于权力的性质——尤其是使我们社会运作的那种权力——是压抑的,而且它特别注意压制那些无用的能量,压抑极度的淫乐,压抑不合规范的行为。因此,如果解放力量在反压抑方面迟迟不见效果,那么,自由谈论性,并在现实中接受性,对至今不断延续的历史之流来说将是水火不相容的;对于权力的内在机制也是格格不入的,以致在最终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必将在很长时间之内几乎没有多少进展。

对于我将称之为“压抑假说”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三个严肃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性压抑的问题真是个既定的历史事实吗？首先见到的东西并因而使人们能推出最初的假说的东西是否果真是17世纪初性压抑政体的强化，甚至是确立呢？这完全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疑问是，权力的机制，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是否果真属于压抑的范畴？禁律、检查和控制是否果真是权力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不是在每个社会中——运作的普遍形式？这是个历史理论问题。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疑问是，有关对压抑的批评话语是否毫无争议地起了权力机制的路障作用呢？难道在事实上这种话语不正是被它斥之为“压抑”（其实歪曲了）的原历史体系的组成部分吗？在压抑时代和对压抑批判分析之间难道真的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裂隙？这是个历史政治问题。我之所以介绍这三个疑问，目的不仅在于对上述纲要构成对应的反论；这不是说性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受到压抑，相反还在稳定的自由政体中得益非浅；也不是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对压抑的批判看似与过去决裂，而事实上却成为更加古老的机制的一部分，而根据人们对这种机制的不同理解，它要么在放松禁令过程中以新的面目出现，要么以更加迂回、更加谨慎的形态出现。

我针对压抑假说提出这些疑问，目的并不在于证明这种假说错了，而是旨在将这些假说放回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有关性的话语的总体系统中去。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广泛地讨论性？人们对性都说了些什么？权力通过人们对性的言说产生过哪些作用？在这些话语，这些权力的作用，以及由这二者

带来的快感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又形成了什么认识？简而言之，目的在于界定我们这部分世界中支撑人们对人类性行为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系统。因此，中心的问题（至少是首要的问题）不是断定人们赞成还是反对性，是禁止或是纵容，是确认性的重要性或否认它的作用，也不是人们要纯洁他们谈论性的用语；而是在于解释性被人们谈论这一事实，在于弄清谁在谈论，在于他们在谈论性时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在于找到哪些惯例规范促使人们谈论它，哪些惯例规范储存并传播这些议论。概括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论证事实”，在于性得以“用话语表述”的那种方式。因此，我的主要精力也将集中于寻找权力的各种形式，权力作用的渠道；寻找权力为了达到最为模糊、最为独特的行为模式渗入各种话语之中的途径；寻找权力得以到达几乎难以察觉的欲望形式，揭示权力如何渗透并控制日常生活中的快感——所有这些随之而来的作用都可能成为拒绝、阻碍、无用的作用，但也可能成为诱发、强化的作用。总之，寻找“权力的多面技巧”。最后，我的根本目的将不在于确定这种论证的结果和这些权力的作用是否将引导人们确立有关性的真理，或者相反导致表达旨在掩盖真相的谬误；而是在于激发“认知的意愿”，使之成为人们的支柱和工具。

请别误解：我并非宣称自古典时期以来性从未遭受禁止、妨碍、遮蔽或者是误解；更不是再说自那个时代以来，性遭受的磨难比以前要轻。我并不认为对性的禁律是一种诡计；但是，在撰写自现代时期以来有关性的论述的历史时，把禁律作为基本组成因素，这却是一种诡计。压抑假说把所有这些消极的因素——防卫、查禁、否定——全部汇集于一种旨在否定



的巨大中心机制上；它们在向话语的转化过程中，在权力的技巧中，在认知的意愿中，无疑只是起着局部的结构作用的组成部分，远不能归结为前面所言的那个机制。

简而言之，我的分析不会利用人们普遍考虑的性饥渴及性淡化的有利条件；相反，我将寻找结果（当然，论证结果也起着禁止人们言论自由的作用）、找出权力的产物（有时它也起着禁律的作用）、找出性知识的传播（它常导致错误的信仰或系统错误观念的传播）等方面的具体事实；我将叙述这些事实和它们演变衍生的历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作的初步考查似乎表明，自 16 世纪末以来，“性的话语表述”完全没有遭受到禁止，相反受到了不断增剧的刺激机制的支配；控制性的权力技巧并没有遵循严格选择的原则，而是遵循了一个散播和多型性欲根植原则；认知的意愿在决不可能解除的禁忌面前没有停止不前，尽管它难免有不少错误，但仍然一直坚持创立一门新的性科学。我将试图用提纲挈领式的方式重点考察这些运动，先带过所谓的压抑假说和禁令以及由禁令而来的对性的排斥的事实，以某些历史事实作为指针开始我的研究。